

中指

到底有多久時間，在事件開始以後，結束以前。

妳無法計算，有些事開始以後就是一生的事。

開始在一個初淺的秋日午後，日光漸漸偏疲暮色將臨未臨，灰藍的天染了微紅，是欒樹的蒴果與楓香的葉，玻璃門隨著人進進出出一開一闔。診所樓下只有三個分別在六、十一、十七分鐘後要拔針的病患靠著落地窗在看報，樓上傷科有一個做牽引治療背痛的年輕男子與一個熱敷腳踝的中年婦女，妳偷空看了看錶，還有兩個小時吃飯六個小時下班，面前有個女孩剛看完診等著領藥，妳從身後自動包藥機取下逐袋裁裝密封好的七天份藥粉，裝進藥袋然後寫下她的名字，很好聽的兩個疊字妳在心底唸了唸，女孩在妳寫字空檔把玩著櫃臺邊需要自費買的止痛化瘀紫雲膏，一邊問小姐你們賣的減脂茶有效嗎？妳笑笑遞出藥袋，說：有效啊當然有效，有興趣的話配方可以問醫師，都很溫和，喝了清油利尿消水腫，很便宜十包才一百二十塊，當普通茶包喝都好，女孩接過藥說她趕時間，下次來再問個清楚好了，妳答好啊，謝謝，慢走喔。女孩推開玻璃門，門上掛著的風鈴叮叮咚咚，妳聞到涼涼秋風送進來的樟樹與檸檬桉香氣。

就是那樣普通不過的秋日午後，天空有鳥一群群飛，地上有樹影沙沙搖搖，空氣溫懶時間近乎凝滯，妳的同事，另一個診所助理，正閒適地坐在櫃臺後眯著眼用小剪刀剪她髮尾的分岔，趁空妳戴上手套，拿起小刷子進行每兩三天一次的例行清理，清理包藥機上的殘餘藥粉，以免運轉遲滯卡住包藥紙。從下午開診就沒停過運轉的機器很燙，妳記得自己小心不靠得太近，拉好口罩不讓藥粉嗆著了呼吸，但無論妳怎麼努力都記不起為什麼包藥機會突然啓動，將妳的粗棉布手套絞轉進裁切藥包的狹小縫隙裡。

甚至不覺得痛。妳說：我的手套給夾住了，聲音沒有提高上揚仍是剛才說慢走喔的音量，所有人視線聚攏在妳臉上，妳低頭臉上有一抹給大家帶來麻煩的羞愧為難，三個等著拔針的病患不顧他們腰間、頸背、手腕上還插著搖晃的軟針，從座位上站起圍在妳身邊，妳的同事放下小剪刀，收拾桌面散落的枯黃開岔髮尾，一臉不解與愕然，終於有人尖叫，正在問診的醫師由診間奔出，驚慌地連連追問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我的手套給夾住了。

妳說，妳以為只是手套。妳盡可能不拉扯到右手，拉長了身體打開抽屜拿出自動包藥機的廠商名片，遞給妳那剛把髮尾丟進垃圾桶的同事，請她幫忙打個電話。太慌亂了，妳戴著手套的指尖就這麼夾在原來只容一張紙和些許粉末通過的細縫裡，有人提議拆掉機器，有人要妳脫掉手套，有人說慢點得先確定有沒夾到手，妳站在原地，不能確定有沒夾到手，只覺得熱，熱從指尖到心口，地獄之火一樣烈烈灼灼地燒，做牽引治療的男子聽見騷動議論竟自己下樓來了，幾個男子合力拿著鐵鎚螺絲起子猛敲，機器都歪陷了半邊，妳的指尖仍然那麼緊與熱，時間像民俗技藝師傅表演的甩麵，愈拉愈長，愈拉愈稀薄，但仍然在滴滴答答走，有人說打一一九吧，讓救護車連機器一起帶到醫院裡拆，病患一個一個推門進入，圍觀的人愈來愈多，妳在喧鬧人聲裡好不容易喊住妳那捧著熱敷墊要給樓上婦人替換的同事，問她打了電話沒？她怔怔恍恍好似聽不懂妳說的話，電話？就在那一刻妳發現原先跳躍在玻璃門上的點點陽光不知何時已經全部不見。

後來不知誰撥了電話，自動包藥機廠商總機小姐把一通電話輾轉轉轉，最後終於有個業務員接過了說：喔，按下倒轉鍵就可以。那些狠命抱著機器敲敲打打每一個人忽然就全停下了手，將機器重新插上電，再按下倒轉鍵，真的，就可以。沒有人想到只要按下倒轉鍵就可以，機器倒轉但自此事件與傷害皆無可倒轉。

那麼一轉眼就發生了，以致於就在妳眼前妳仍無法想像，想像脫下手套以後

的中指第一節，像極未成形即被壓扁的手指餅乾麵糰，指甲同樣被壓得歪扁灰紫斷裂像烤壞了的杏仁片。妳的中指，向來是最長的一指，指尖那節變成原來兩倍長度奇異突兀地突出於右手中心，妳試著閉上眼睛，但沒有用，妳手指的特寫畫面在闔上眼簾閃跳著螢光亮點的黑幕裡被放大定格得更加清楚。有人屏息，有人驚呼，有人蹙眉，不痛，不是他們所想像只是很灼熱且麻，暮色淒惶，妳呆呆地無助地以左手扶著右手，被送往醫院之前，再次揚起一抹抱歉給大家添了麻煩的羞愧為難的笑。

急診醫師提議給妳做高壓氧，先供給身體大量的氧氣，看看能救回多少有用的組織。妳點頭，仍然懷著希望，即使希望微薄得像將要隱沒在天際的最後一點玫瑰色霞光，但那是妳唯一可以不放棄的。妳戴上面罩，和兩個車禍急診幾個中風初期患者擠在那小小的十人座飛行船似的氧氣艙，艙外護理人員以麥克風指揮你們吸氣，吐氣，好，拿下面罩，休息，再戴上面罩，吸氣。妳在密閉艙裡靜靜回想，就在當天中午上班以前，妳起床洗髮、淋浴、洗臉、刷牙、敷上面膜用吹風機烘乾頭髮，還以隨手黏黏淨了地上的髮，取下面膜拍化妝水擦乳液護唇膏護手霜，桌上媽媽早煮好肉絲湯麵等妳，妳慣將早午餐併了一塊兒吃。吃著翻翻過期的美容雜誌，用筷子拉起長長麵條拿湯匙舀碗裡的湯，耐心從湯裡挑掉妳不喜歡的白蔥花，然後燒水、沖茶，趁空檔給家裡幾隻小狗分別量了體重餵食心絲蟲藥，打開電腦想把生日時拍的數位相片製成光碟，恰好在網上遇見個好久沒聯絡的朋友，妳飛快敲著鍵盤隨興地聊，聊著舉起馬克杯輕啜幾口冒熱氣透著熟果香的夏摘大吉嶺，關上電腦妳拿筆在光碟上標記了照片主題，順道在筆記本上寫下小狗服用心絲蟲藥的日期。出門前妳對鏡紮好馬尾且再次刷了牙，不忘先以牙線掏乾淨牙縫裡的殘渣，抹上防曬霜，取鑰匙、騎摩托車，中途繞到麵包店快速夾取了一個準備當點心吃的克林姆麵包，拿出錢包，數著零錢付帳。妳努力回想，平常生活裡妳所做的每一件事，無論多麼小多麼瑣碎多麼微不足道，都和手有

關。手，想起手妳整個身體在擁擠的艙裡驀然受重擊似劇烈地震了一震，心臟的強烈痛楚令妳昏眩欲嘔，那麼容易就明白了人說的十指連心，是什麼樣的意思。妳的手，妳的手指，妳的中指，指尖的火慢慢延燒到心口，把心燒出了一個焦黑的沒有餘燼沒有底的大洞，天愈來愈黑，紅黃橙紫霞光盡皆跌進沈沈暗黑裡。

沒有感覺。

沒有。

指尖每平方公分有一百根末稍神經，是人體最敏感部分，某些感覺較不敏銳部位，僅僅有五根末稍神經。

醫生用針反覆挑刺著妳的指尖，問到底有多久時間，從發現手被夾住到掙脫之間？妳望著腫脹塌陷得不成形的淡紫黑色指尖說：完全沒有感覺，可以想見的，針也扎不出半滴血，醫生頹然把針扔擲進垃圾桶，給妳的中指拍了張照，凝起面容，清清喉嚨說：這恐怕是最壞的情況，我們要有最壞的打算。

接下來幾天妳都在每天兩次的高壓氧艙裡揣想著怎樣是最壞的情況。醫生早上巡房就拿根針往指尖扎那麼一扎，沒有血，但手指仍被層層繃帶紗布包裹，妳看不見它的樣子，只有閉上眼睛，閉上眼睛醫生拍的照片在妳腦中清晰顯影，躲無可躲避無可避。妳的雇主，那個說話總是略略遲疑的中醫師，垂著眼盡可能溫柔堅定地告訴妳他會負擔起所有醫療費用，包括兩千塊一次的高壓氧，一天要貼補兩千多塊的單人病房。那麼多人，家人、親戚、朋友甚至工作診所裡的病患早早晚晚輪流結伴地來探望妳，帶來那麼多話、花與水果雞精想要分散妳的注意力，掩飾自己的不安焦慮。當然不時有人咬著嘴唇，有人紅了眼眶，有人自責，有人忿忿怪罪妳那忘了打電話的同事，說：如果電話早十分鐘撥通。如果……，如果……，妳漫不經心陪著笑但總在聽見那許多如果的同時感到一陣全身給扭曲了再撕裂拉扯開的痛，如果這兩個字在他們口中妳的耳朵來來回回反反覆覆，事件發生以後，便不再有如果了，妳心安靜木然，半點不似病房裡的嘈雜喧嘩，妳

只隱隱害怕，那即將揭曉的結果。

結果要由妳自己揭曉。醫生給了妳三種可能的手術方式，截掉的長度不一，術後的美觀功能照護與復健難易也不一。那應當是妳此生，最最艱難的抉擇了，沒有妳願意的第四種選項：像以前一樣。截肢這種事從來不是是或否，只是多或者少的問題，而且醫生附註再不快動刀壞死的部分很可能會往下蔓延擴大。

妳望向病房窗外和新聞轉播同步觀賞著月半蝕，無法抉擇但好歹要做出一個，一直到妳簽下同意書躺在手術檯上，結果自己承擔，好或歹都是一生的事。只做了半身麻醉，妳神智清醒可以聽到電鋸鋸骨頭聲音，醫生問妳要不要看切下來的部分，妳搖搖頭很確定說不要，受傷以後妳沒喊過痛，也沒再看過那脫下手套以後的手指。不過一隻手指，所有人不都說了只是隻手指，幾次妳守在高壓氧艙門口等那些重症病患被從病床上抬著進入，那些人的家屬瞥瞥妳包紮得圓鼓鼓的手指，丟給妳一個複雜的揉合了驕傲與鄙夷的表情，有些堆起了笑和妳攀談，探知妳的傷處不過一隻指頭，寬容些的便保持著笑，但無話可以說，妳曉得他們覺得妳有多小題大作，多浪費醫療資源。一隻手指，真的，其實只有三分之一隻，和所有重大病痛相比，多麼輕微，多麼無謂。妳不會彈奏任何樂器，截掉中指第一關節妳仍然可以繼續妳每日生活，可以照樣吃飯喝茶梳頭洗髮餵狗拖地寫字打字上網，中指通常與無名指和食指並用，用以固定、支撐與協調整個手部動作，即使像搓出洗面皂泡泡輕壓臉部使面膜服貼這樣簡單動作，也仍是和另兩指合作才好完成，除了豎起罵人和虛擱在滑鼠右鍵，中指幾乎沒有獨立動作的時候。截掉第一關節勞保職災只額外補貼遠端截肢一個月的基本薪資，以及住院期恢復期的醫療費用與薪資，不算殘障。

很快妳知道妳挑了一個不聰明的選項，貼近願望的選擇時常都是錯誤的。妳好像也不是抱著怎樣大的奢侈願望，只是當醫生問妳選擇一或二或者三，妳說我希望留下的部分盡可能的長。那是選擇二，醫師說，但必須冒著皮膚可能包覆不

過骨肉的危險。傷口是開放性的，妳日日都得自己換藥，一星期兩次到醫院用蜂蜜養肉，非常實驗性，醫生說只能把各種可能，都試一試。出院時秋天已經很深，楓香的葉與欒樹的蒴果紅至爛熟。妳收到許多安慰，簡訊卡片電話與 E-mail，還有手套。手套，好多雙各式各樣，杏黃色輕柔和暖的兔毛手套，明藍色織著六角雪花圖樣的毛線手套，還有黑亮亮像是給賽車手戴的合成皮手套，絲質的奶白色指揮家一樣的華麗手套，好多。和手套一起送到的，還有故事。有人掀起了衣服讓妳看他割掉盲腸的肥厚傷疤，有人取下了寬版錶帶讓妳看她腕上的煙蒂燙痕與凌亂刀痕，有人發簡訊告訴妳她的愛貓走失，有人附在妳耳邊對妳說他的情人劈腿，有人在夜裡打手機給妳說她從幾年前外公去世以後就得了憂鬱症。妳明白他們她們為什麼對妳揭露展示這些，這些有形的、無形的痛，他們她們想說無非是他們她們明白妳的痛，或者比妳更痛。

妳理解且感謝那些隱藏沒說的苦衷與善良，但痛苦，如何計量，怎麼比較。妳無法到寵物店再挑一隻新的金吉拉，起上和前一隻金吉拉同樣的名字，鋪牠留下的貓砂；妳無法苦苦哀求放肆詛咒或乾脆將對方性愛裸照轉寄電郵給共同的朋友；也無法在肅穆的葬禮上落淚，雙手合十默唸妳的哀悼與想念，然後在棺木上灑下手中盈握的一把土，在髮上簪一朵小白花，把哀悼與想念深埋，重新開始自己生活。妳無法掩埋，或假裝它仍然在，妳甚至不能自暴自棄，狂吃暴飲或在身上任意再劃兩刀，傷口癒合以前妳一天要喝一公升牛奶吃一塊手掌大的魚五個挖掉蛋黃的水煮蛋，妳得訓練左手肌肉靈活強健，如此才能給自己換藥，傷口癒合以前，妳暫時還不能夠，分享。分享打開紗布細胞組織分泌液的膿臭，分享指關節的僵直，分享原來應該是最結實突出的中指，在腫脹消了以後，細細瘦瘦瑟縮地縮著頭像個膽小的孩子似地躲在食指與無名指中間的詭異畫面。

妳只是暫時，還不能夠。妳拆開遠方朋友捎來的問候，是一封信和幾張剪報，都是很溫馨的勵志小品文章，還有兩張照片分別是韓國四指女鋼琴家坐在鋼琴前

彈奏蕭邦幻想曲的側臉，另一張泛黃的則是名叫恩典的口足畫家以腳抱著孩子以口咬著筆作畫的令人動容畫面，妳看著，瞬間為術後回診時說妳的痛像千萬根針刺螞蟻咬的誇張描述覺得了深切的，不好意思。信中談到手相學裡拇指代表父母，食指代表兄弟姊妹，無名指代表情人，小指代表子女，而中指，代表自己。多麼貼切，妳想到傷口上那根小小的微黃透明的殘存指骨，略略向手心方向彎曲妳曾經以為是指甲根，孤單孑然的，拘謹地站立著，張望著，像想從不齊整的皮肉斷面裡，窺見什麼。好像妳在夢裡的樣子，夢裡妳仍可以緊緊握拳，可以奮力抓取，可以牢牢握著妳所愛的人的手，妳的手和受傷以前一模一樣，手背朝上伸出有柔軟美好的弧線，白淨手心裡刻畫著細密紋路，紋路藏著妳所有的身體心靈性格與際遇秘密。但奇怪即使夢裡妳仍是會覺察到有些什麼已經不一樣，在將醒未醒的朦朧邊際，當妳試著端詳象徵自己的中指，指腹究竟是個性隨和的尺箕紋還是固執的螺旋紋，是務實的弓形紋或是熱情衝動的帳形紋，妳愈靠愈近卻始終無法看清，高舉起手妳才想起太遲了妳永遠無法得知因為它已經被切斷當作醫療廢棄物處理，妳永遠不知道在妳二十九歲生日後被迫失去的是哪一部份的自己，妳緊緊握起拳妳心慌地奮力想要抓取，但妳無法抓取任何，包括指尖在睡夢中施力過當流出的泊泊鮮血。

真的妳日子一樣過，一樣吃飯喝茶梳頭洗髮餵狗拖地寫字打字上網，還可以散步慢跑上街購物。不覺妳習慣將視線移到每一個人的手與手指，認識或不認識的，妳看著小吃攤老闆俐落地三兩轉打好繩結，量販店工讀生在收銀機快速鍵下結帳金額，勞保局員工熟練地給申請給付的每張單據蓋戳印，寵物美容師抓起狗狗額前的長捲毛，仔細撥弄梳理再給牠們結上一隻隻鮮豔蝴蝶，妳看著街上與妳擦身而過每一隻手，提著紙袋塑膠袋，戴著金戒指銀手鍊，柔嫩的乾燥的，厚實的細薄的，微曲的放鬆的半握拳的，那麼多手，那麼多人，那麼多姿勢，那麼多不同樣貌形狀，他們必定曾經或終將在生命某時某處以自己的姿勢，各自承受

著不同樣貌形狀的傷害。

也許妳永遠都不能夠，分享。妳如何對人說，妳的小小的微黃透明指骨，如何對人說，妳的夢。所有人都厭惡不堅強的人，所有人都厭惡對不幸的耽溺，也許那讓他們看見自己其實好軟弱，所以他們給妳手套，教妳隱藏。

而妳隱藏。

整個藏起。

傷口終究沒有癒合，碰一碰就淌血。住院時被天狗吃掉一半的月亮圓了缺，缺了又圓，妳被無望的希望凌遲了幾個月，幾個月後醫師建議動另一次手術，回到選擇一，也許開始便只有一個選擇。妳再次簽下同意書，躺上手術檯，將肉與骨截掉零點五至一公分，以便多餘的皮可以將骨肉縫起。妳不知道到底有多久時間，從事件開始以後到結束之間，但知道妳帶著那根不再流血的圓圓鈍鈍斷肢就是從今而後的事。那截斷一小截的中指，呆拙地立在手的中央，像以前國高中時班上總是會有的某個坐在後排駝著背的害羞木訥高個子男孩。有熱心朋友送妳一本新出版的翻譯日文小說當作康復禮物，很暢銷聽說還改編了電影，妳道謝收下，像想起什麼妳帶著燦亮微笑說妳查過字典了，英文裡中指一樣叫做中指，the middle finger，原先應該是按照位置命名的，但現在妳的手多了一層意涵，按長度排，一樣是中指。朋友也笑了，拍拍妳肩說她喜歡妳這麼樂觀開朗有元氣的樣子。她走後妳翻開書，掉落的封條上幾行字介紹著：這是關於一個不小心在汽水工廠裡失去她櫻花扇貝似的無名指尖的年輕女孩，與她輕啓初綻的愛慾故事。